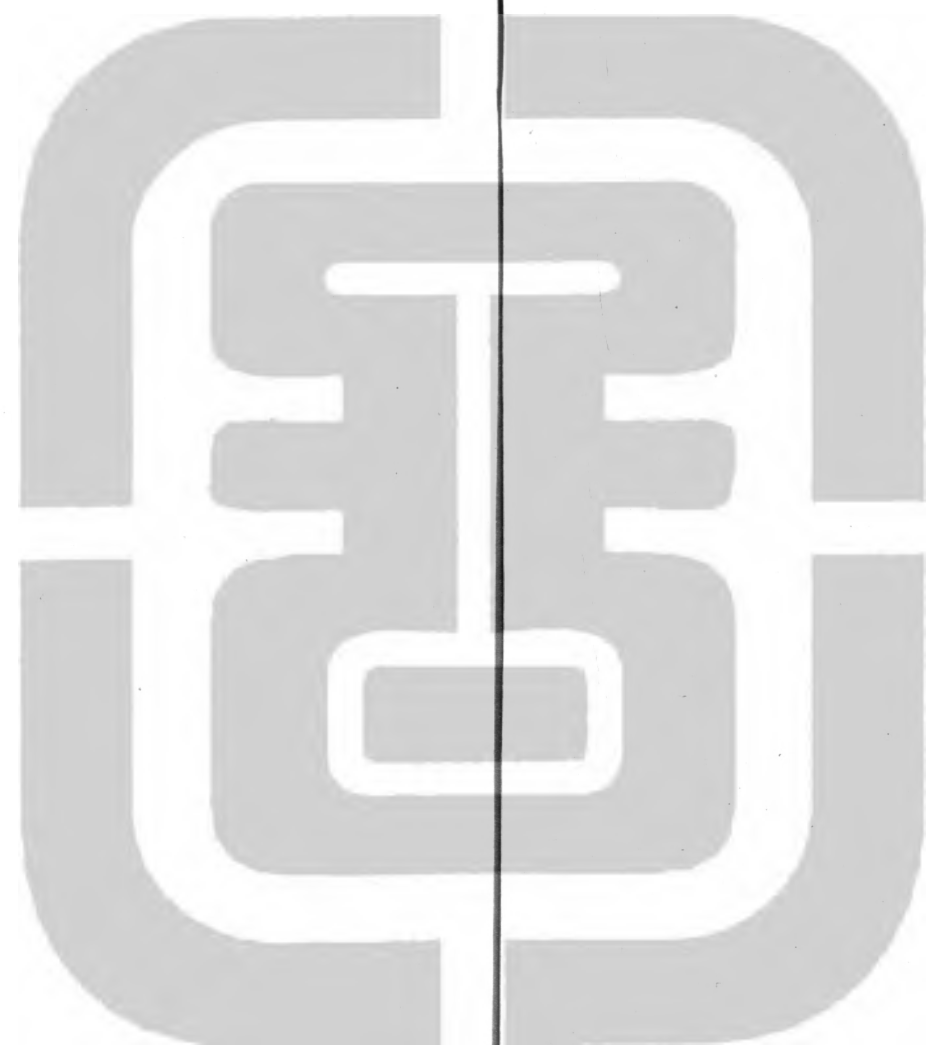


言天

郊特牲 第三



纂修官趙青藜
 謄錄監生杜兆豐



各要經文音義須補注中音訓以或可與若
如經中隨讀為豔爰讀為祈非音釋難解
亦且陸壇明及向本注疏為說補入

桑伊者氏本秋官之屬後却以為古天子辨而孔款連明
在位既授易神農始作耒耜遂以神農當之又或云即
帝堯而雲莊陳氏直採其說以入注豈亦以明在位又伊
者氏之樂下即記雲夏商周之樂而實之以陶唐氏與
堯長樂陳用之授周禮與壺涿氏銜枝氏為一例則
其為非古天子有天下之辨顯然且不特此自真氏以
下十三官皆考及不昆蟲鳥獸草木之官而伊者氏以
其及正與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得為一類但其註稱大祭
祀則共杖咸有爵及王宮杖杖不之蜡耳考春秋大祭
土教幽籥籥國如蜡則吹幽頌擊土教以息老物禮之於
位云土教華籥籥伊者氏之樂此篇自天子之大蜡以至
冠草服也皆蜡祭文而其中言葛帶榛杖表教也者則
知教籥杖咸並伊者氏一官當掌之以其名考其職是伊者
非古天子也或言共杖或言華籥皆之文見意而伊者氏之
名有大蜡之終始皆二可通已
下大羅氏即周禮羅氏也蜡則作一蜡
羅禮故并款叙之

易見此蓋不裁之

木八五三二六二二不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山非

凡某氏。曰以例書名也。名不必書。其或無名。可考者。爰例。書之。俟查。也。卷皆同。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八。仕詐反。耆巨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祭有八神。索謂求索也。饗者祭其

神也。萬物有功。加于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

配之也。疏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蜡

祭之事。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

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長樂陳氏祥道曰。蜡

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所致者。川澤山

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



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嚴陵方氏慤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堯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黃氏叔陽曰蜡之為名求索之義也所以為之索者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乃物成之時也夫成物之功神實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况有功于農為民所天如八神者乎

〔辨正〕樂陳氏祥道曰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于耆老者矣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以上一條應補入存異

鄭氏康成曰歲十二月周之正朔謂建亥之月也然古考夏時俱仍堯曆而伊耆氏實帝堯時官則蜡豆皆之行于建丑之月也明矣延平周氏說曰未探貝源異而

未二一
在木
名之也

。建平周氏譔曰歲十二月即夏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為息民之祭乎。徐氏師曾曰八神以下經

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嚴陵方氏慤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党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黃氏叔陽曰蜡之為名求索之義也所以為之索者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乃物成之時也夫成物之功神實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况有功于農為民所天如八神者乎

辨正長樂陳氏祥道曰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于耆老者矣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于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歷大桡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因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于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建平周氏譔曰歲十二月即夏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為息民之祭乎。徐氏師曾曰八神以下經

文為正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
虎為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于末皆非也伊耆氏或
謂古天子或謂神農或謂帝堯皆不可信唯陳氏以為
古官名者近之歲十二月當依楊氏謂夏正建丑之月
非周正建亥之月也合聚猶云會聚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鄭云象謂日月此不數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于
人水庸之屬有益稼穡故祭之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
祭不為八神之數。長樂陳氏祥道曰蜡祭之服王元
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鬴辜其樂六樂

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帔舞古者蜡則飲于
學党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
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
之蜡矣先儒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
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
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既蜡而收民息已也
。馬氏孟希曰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
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則報之民有力則勞之所謂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

餘論長樂陳氏祥道曰臘在蜡月古者臘有常月而無

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
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先儒謂蜡六奏
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簇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
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為均於禮或然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
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
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
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農田畷也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
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疏云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郵

謂民之郵舍今毛詩在畷疏在商頌長發之篇水庸溝也。孔氏穎達曰田畷

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
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畷處焉禽獸
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不
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坊者所以蓄水
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水亦所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
之神。嚴陵方氏慤曰上言祭下言饗互相備也。馬
氏希孟曰先嗇者其智足以俶物立于其先司嗇者因
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
嗇配之。延平周氏諤曰君子之於物莫不各因其才

種之勇反下之種也同郵本亦作畷有周及字或作郵又丁律反同

口史之... 鄭氏原宋曰蜡祭有... 五坊六水... 以上一條... 入存異...

此注疏及陳氏集說有異義者皆當存之以備參考辨
正以注疏經義之本原而陳皓集說以甲乙... 依者... 此外尚有異論或存或削存乎... 裁酌耳

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註亦獨何哉。

說義曰按集說司百種之神則百種的作一神看

〔通論〕鄭氏康成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
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禽獸服不氏

所教擾猛獸也

〔余論〕東代浩曰眉山魚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

考禘祀鄭注一國之人皆... 民多不... 迎虎之謂... 莊陳氏蓋誤引之... 存異而辨... 也

此孔氏... 蜡昆蟲既列為一則子未... 極之屬... 宜苗而及祭之匪... 禮... 之... 不倫之甚矣... 以為... 者... 也

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登火各反精木... 五

而使之雖使之甚勞亦必有以為之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講義曰曰至曰盡不以鄙賤而忽焉之意也

〔辨正〕徐氏師曾曰據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註亦獨何哉。

說義曰按集說司百種之神則百種的作一神看〔通論〕鄭氏康成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禽獸服不氏

所教擾猛獸也

〔餘論〕東滙陳氏濬曰眉山蘓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案〕孔疏昆虫八亦因經有昆虫之文故也然細玩下自是祝辭不得據為一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登火各反榛杖側中反殺所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虫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孔氏穎達曰反歸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虫毋作謂不為灾草苔稗木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于良田害嘉穀也案周禮籥章云國蜡祭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也素服

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田夫則野夫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

長樂陳氏祥道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嚴陵方氏慤曰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草服艸野之服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艸服

蜡只是報土功祈是神農事不可不報也

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往來求嘗息所以為

息也。馬氏希孟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

迄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虫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孔氏穎達曰反歸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虫毋作謂不為灾草苔稗木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于良田害嘉穀也案周禮籥章云國蜡祭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也素服

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田夫則野夫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

長樂陳氏祥道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嚴陵方氏慤曰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草服艸野之服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艸服談之也息猶氣之息也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往來未嘗息所以為息也。馬氏希孟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

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

辨正徐氏師曾曰按陳壽翁云蜡之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方氏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二說不同愚謂元冕總言王服以祭羣小祀不特蜡也子男及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皮弁則天子至士所共用蜡祭通乎上下則天子服皮弁以祭亦未可知故疑方說為長

通論嚴陵方氏懋曰黃者坐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

土之義故凡野夫皆黃冠焉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

餘論中陰陸氏佃曰據此皮弁以祭而已所謂素服蓋去繡黼丹朱中衣也天謂之元元冠象焉服朝也地謂之黃黃冠象焉野服也野夫務知地事而已言艸以非齊服元冠齊服齊朝廷之事也草野田之事也艸艸良也齊與也草昧也齊明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陳辭有水土昆虫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艸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艸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

之屬各指一物也

〔案〕此陳辭統八蜡之神而禱祝之也孔氏以上為坊水為水庸偏矣蓋水土養稼穡而昆虫草木害稼穡者也序其和順鋤其非類微神之力不致此於是乎報焉若謂先嗇有嗇知故不假辭則大祝所掌多矣不為無知也又謂艸木不數意以幹其計昆虫之說而至其所為不數者則以徧地皆是故獨不思土即地而水行乎其

與

中斯亦豈得縷分而各指之耶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於女而詔客告也以

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天子樹瓜華不

歛藏之種也

笠音立好呼報反下好女可好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

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疏云小雅都人士篇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為笠緇

布為冠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疏云周頌良招之篇皆言野人之

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於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菰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蒞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

財利也。孔氏穎達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

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入屬大羅氏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

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客謂使者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天子唯樹瓜與果菘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也。山陸氏佃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今曰草笠而至尊野服者則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故也。延平周氏譔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於諸侯。於其不斂藏之種者以戒斂也嚴陵方氏慤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

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馬氏希孟曰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之者戒其貪也其意以為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者乎其意以為民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說義曰天子非好田供祭祀也非與民爭利供寢廟也見天諸侯當體天子德意也此皆天子之蜡禮。又曰使者尊野服而致貢表從王之義羅氏述王命以致戒見愛民之仁總重農意。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羅氏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

受貢獸故也。秉樂劉氏彞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過於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嚴陵方氏慤曰五子述大禹之戒曰內之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羅氏之戒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周禮甸師共野果蓏蓋果即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

〔餘論〕山陰陸氏佃曰爾雅云果羸之實栝婁栝婁善藏

言實則與華異然則瓜言華亦或以此蓋瓜果羸之華者

〔存疑〕說義曰致鹿與女一云以鹿女致還亦通

〔案〕致鹿女之義當以周氏方氏為正疏以其不恒有而謂非每國輒與以鹿女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然必以鹿與女示使者則東滙陳氏所猶有疑而云其詳未聞也瓜亦野人樹藝之一焉故及之張氏以為錯簡過矣夫貢鳥獸而尊野服樹瓜華而戒歛藏示與民同也故曰蜡之祭通乎上下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移以致反注同既蜡而收絕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也移之言羨也疏云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歌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歟收謂收斂積聚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記四方者因以明記四方之國有豐有凶也不興功謂不農功。長樂劉氏彞曰順謂五氣時咸若成謂九穀皆登移民者勸而移之易其不勤以為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

就有餘移其身也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黨正以禮屬民其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於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為庠序之先焉。中陰陸氏佃曰言記既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以謹民財以移民也禮以謹之樂以移之既蜡而收民息已春播種之民作秋收斂之民息。嚴陵方氏慤曰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物既收則民亦息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

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禮經
搜義曰但知民息已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

辨正鄭氏康成曰心民其蜡其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

鄭氏此係入通論不文入辨正

通論臘陽方之類曰宮功則割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
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續于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嘗
不興功焉此謂農功爾。長樂劉氏彞曰易之損曰曷
之用二簋可用享言凶年而約其禮也大司徒之職曰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
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沙隨程氏曰

聖人治神人之道以為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
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不通者亦變置社
稷之意非區區為民財而謹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
則經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猶可攷者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臘與蜡異但

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
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
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南豐曾氏鞏

曰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之
名蜡臘之利疑作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

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禮經搜義曰但知民息已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

辨正鄭氏康成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

必矣 璠云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故云為臘必矣

通論嚴陵方氏慤曰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續于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嘗不興功焉此謂農功爾。長樂劉氏彞曰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凶年而約其禮也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沙隨程氏曰

聖人治神人之道以為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為民財而謹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經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猶可攷者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臘與蜡異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

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南豐曾氏鞏曰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之名蜡臘之利疑作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

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以土王貞觀之祭尚用前寅蜡百神卯日祭社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日臘如禮便制曰可

存異彭氏纂圖註義曰按蜡說不同未知孰是疑天子大蜡八蓋通四方及四維言之此言四方舉正位耳大槩蜡祭之禮先嗇為主司嗇從祀凡水土之神與夫善制禽獸草木昆虫者悉則迎祭又享及農夫與掌田之

官掌禽獸草木之官大羅氏者掌禽獸之官也樹瓜華者掌艸木之官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一方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謂缺此一方之蜡禮也意八蜡之禮如此唐蜡百神於南面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猶略有古意

總論徐氏師曾曰此章皆言蜡祭自黃衣而上言報本之事因神之相其功于幽也自黃衣而下言息農之事因民之致其力於明也幽明皆得此蜡祭之所以為善也

案彭氏四方四維之義由先鄭注大宗伯以鬯辜享四方百物之文而出也然蜡自一事與四方之祭不同矣

又復意揣其禮并及大羅氏為掌禽獸之官樹瓜華為掌艸木之官其於經文上下尤多窒碍至唐之蜡于南也巳無當于四方之記以為猶古何耶要之蜡通于上下而報賽勞農其本義也言天子則侯國談之矣孔所引皇氏似偏而南豐博士議又陳祥道譏為溺於五行者并以餘論存之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蔓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菹字居反醢音海薦即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諸侯也

疏云與周禮天子豆天

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藟茆菹麇藟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非食味之道言禮以異為敬。孔氏穎達曰案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醢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謂朝事及饋食俱為恒豆也恒豆之菹是水艸和羹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醢陸地所產若麋藟麇藟是也加豆之菹陸產若葵菹豚拍之屬其醢水物若羸醢魚醢是也其蔓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唯言豆此連言蔓者蔓是配豆之物所盛有麴蕒白黑則土所生鮑魚則水物也義取恭

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嚴陵方氏慤曰
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產亦菹也上言陸產之
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
之所言皆和氣也交於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義言其
所宜道言其所由也篇中言蔓豆之實此言荐者實言
實之於中荐言荐之於上

〔辨正〕徐氏師曾曰歷舉祭品以明交神明之義在誠不
在味也大意與第四章同按天子恒豆加豆菹醢兼用
水陸諸侯則各有所用而不得兼故鄭氏以此為諸侯
之禮愚謂此亦大約言之義在交神不在天子諸侯之

別也舊說以恒豆中之朝事為清朝先進口食此言醢
人亦掌共王內羞故有註此說今考祭禮王荐腥后亞獻
于是荐朝事之蔓豆王荐孰后亞獻於是荐饋食之蔓

豆則祭明有朝事也安可謂朝事為人食而非祭乎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蔓人蔓之所盛陸產甚多。橫
渠張子曰古亦有燕器祭必為蔓豆簋簋者非聖人不
能為也蓋欲異其器而不通褻用又欲其器之盛物之
豐且令人持之尊敬。延平周氏譔曰朝事與饋食之
豆非無陸產也之物以水艸之和氣者為主加豆非無水艸
之和氣也以陸產者為主

卷

〔案〕和氣致祥祭則受福矣然和者禮之用而敬其本也故又曰不敢用常藝味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者市志及路本亦作軌皆同樂也左考反便神面反徐扶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武舞萬也。孔氏穎達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歌嗜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舞大武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

不可因便以為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二句總結上文

〔通論〕嚴陵方氏慤曰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也若可嗜可

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荐可食而不可者則知後之所言元酒明水與夫太羹皆不可者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使其利則知疏布冪與夫蒲越橐鞞皆不可使其利也前總其利略後別其詳

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
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莞音官徐音九單大點反越音活注同
事又作蕘音古老反蕘簡八反徐古八反
和國即及琢依注為文轉及雕多調反
又作彫數巨依反注同乘時器反樸音
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

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疏云周禮

氏蒲越橐鞞藉神席也疏云今禮及隋禮橐鞞為明之

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疏云

幾與幾字相涉幾是幾限。孔氏穎達曰陳列酒尊之

時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三酒之上是尊尚其古故

設在前也疏布之尚者幕人云疏布幕八尊禮器云犧

尊疏布幕是也雕謂刻鏤貴其質而已者此一句色上

酉豐以二音官長長二心志丁心之入之

丹漆雕幾之美幾讀為幾音祈鄭注以漆飾沂鄂釋

幾沂魚巾及漆飾者蒙上丹漆雕言之非幾字本義孔又

借幾限以疏沂鄂是已少儀注幾附纏為沂鄂疏云幾

謂魯沂鄂解經者惜焉常意沂鄂如車下四周承上

者陸佃埤雅以核子綴其上者為橐鄂舉彼例此可以

知之矣或以此二字詆譏孔疏時會鄭注解釋不明渠益

未嘗援本經而妄疏義而切究之也

皆色之美者也存之精者子多而容者子少而野女

功之作始于粗久而後至于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

女功之靈矣以疏功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明之者謂

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
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莞音官徐音九簾大點反聲音活注同
和胡財反琢依注為文轉反離多調反
又作彫幾巨依反注同乘時證反樸音
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

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疏云周禮
秋官司烜

氏蒲越橐鞞藉神席也疏云今禮及隋禮橐鞞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明之

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疏云

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之所故以幾為沂鄂也。孔氏穎達曰陳列酒尊之

時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三酒之上是尊尚其古故

設在前也疏布之尚者幕人云疏布幕八尊禮器云犧

尊疏布幕是也雕謂刻鏤貴其質而已者此一句色上

酒醴以下諸事。嚴陵方氏慤曰夫味以淡為本感于

鹹作于酸化于苦窮于甘變于辛元酒明水則淡而無

味故曰貴五味之本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

已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績則五采之所

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

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

功之作始于粗久而後至于精故楊雄曰霧縠之組麗

女功之蠹矣以疏功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明之者謂

辨正當列
于存異後

其潔著之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

辨正長樂陳氏祥道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元酒元酒而後有五齊五齊而後有三酒至於三酒則事神與人者備矣又有六飲所以純乎人而致養焉明水者陰鑑以取于月之水也元酒者黑黍和於水之酒也考之此經則酒與醴固不同而元酒明水亦異也合之以為一則非矣

通論橫渠張子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延平周氏譔曰大圭不琢固已美矣故大羹則言

貴其質大圭則言美其質質未至於樸故於素車特言樸。山陰陸氏佃曰變美言尊樸之名尊老子曰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不言以直不可也據不可以同於所安

樂之義也

仲友

存異金華唐氏曰周禮有明水而無元酒則明水即元酒也此言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非以元酒明水為二物也加于齊則謂之明水加于酒則謂之元酒且玉藻曰凡尊必尚元酒而不曰尚明水元酒則明水之與元酒決非二物。嚴陵方氏慤曰前曰不可同于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于所安襲之甚樂猶有義襲則甚

矣

〔案〕上文義字從不可同推勘出來安藝與安樂一也茲特變其文耳義者宜也故又云如是而后宜方氏之說轉拘矣元酒疏云謂水明水則以鑑取于月之水固非一物而無殊者若云加于齊則謂之明水加于酒則謂之元酒非果有二何故以加而謂之區分乃如是周禮不言元酒玉藻不言明水文有偶舉不唯其備也陳氏云以黑黍和于水夫和于水則非水故加于酒然和于水而尚未成酒則仍然水也其諸疏所謂水也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工

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於外也
奇居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牲陽也庶物陰也疏云案宗伯云以

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動物故為陽也庶物雖出

于牲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為陰也黃目黃彛也周所造于諸侯為上也疏云明堂位夏后氏

黃目天子則黃彛之上有雞彛鳥彛備前曰黃彛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

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

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解用黃目之義酌于中而清明

于外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

可酌斟示人君慮于祭事必斟酌盡于中而外盡清明
潔淨也。嚴陵方氏慤曰目之精水也其光大也火以水
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
是已是以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
之蓋酌于中也直達于外焉蓋清明于外也夫孝子將
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于中之義乎至于不御內不聽
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于外之義乎。東滙陳氏
澔曰鬱鬯之酒有芬之氣故云鬱氣

〔辨正〕徐氏師曾曰周禮司尊彝掌六彝之位黃彝居末
四時所用之次也此言上尊祭時陳列之次也

〔通論〕長樂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物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
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帟帷之彝取
諸物也罍耳黃目取諸身也。延平周氏譔曰司尊彝
之職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蓋萬物之于冬則反于
土而復于本反于土則終矣故飾用黃此坤所以至于
上六始曰元天而地黃復于本則可以自見故飾用目
此復所以小而辨于物然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
蓋以彝對尊則彝為常尊為變以尊對彝則尊為尊彝
為卑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案〕上尊之義山陰陸氏謂尊先大彝先小草廬吳氏謂

黃彛在彛之最下而在六尊之上故曰上尊然考周禮司尊彛文雞彛鳥彛春秋所用席彛雖彛四時之間祀所用而罍彛黃彛則秋冬所用也必以黃彛為彛之最下未確故嚴陵方氏又以為六彛而黃彛處其四惟徐氏之剖辨最悉晰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斷可亂反醢呼兮反本又作醢同斷丁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監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煎鍊治之也尚者設之于醯醢之上

故云尚

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長樂陳氏祥道曰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剗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嚴陵方氏慤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醢人醢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為主則醢醢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

[通論]長樂陳氏祥道曰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

有和鈴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雖雖曰登車聞和鸞之聲有鸞必有和鸞在前和在後詩有言鸞鑣有言八鸞則和可知有言和鈴則鸞可知然則何休言鸞刀之制蓋有所授耳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飾

非時人緇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緇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冠而敝之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

冠義古亂及下文注始冠而敝之而冠字非冠而字之冠也士冠冠皆同齊側皆反緇耳佳反

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孔氏穎達曰此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大古之時其常所冠唯用白布若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故先冠之也冠而敝之者言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東滙陳氏澔曰緇布冠大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于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緇也。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遵時制也

通論孔氏穎達由皇氏云緇布冠無緇而玉藻云緇布

冠續緇者此經謂士大夫故無緇諸侯則位尊盡飾故

依集說
附正

有綏也。嚴陵方氏慤曰緇布之冠大古尚質而未聞有綏末世寢文乃加綏爾王藻言緇布冠績綏者兼末世言之也。馬氏希孟曰冠者禮之始而嘉事之重者也其數見于士冠禮于此則言其義也古曰冠義綏者冠之飾也

餘論 中陰陸氏佃曰據此有兩冠義冠禮亦取此篇然則後所謂冠義又其後人拾其遺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治天下也一節總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

案 後冠義一篇明以責成人之禮也茲特以反古崇質為義故其首戒之如此蓋祭祀之禮在誠敬而不在儀文則主祭之人尚樸素而不尚繁飾孩提之時其質未漓至于冠而紛華靡麗得以中之矣知其義而敬守之豈不難哉挽末俗踵事之失以共追古作者立制之初無少寬假記其有深憂乎不然冠而敝之猶可矣何其綏之卒未聞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正義 鄭氏康成曰阼者東序少北近主位也疏云案士冠禮冠者

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于房戶外南面每加而有成人之道成人則益尊醮于客位尊之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皮弁

適丁歷反醮子妙反

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者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疏云重難也。孔氏穎達曰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其庶子則皆醮于房戶之外夏醮用酒每殷一加則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醮于客位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曉喻冠者之志意令其益大也冠而字之者冠而禮既冠見母畢立于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嚴陵方氏慤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為之主著則所以明之也醮以酒澤之也蓋酒所以饗賓客之物

故醮于客位冠于阼是以主道期之也醮于客位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東瀝陳氏澔曰酌而無酬酢曰醮。說義曰其著代闕一代之盛衰有成則能立家業之根基志廣則能善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脩成人之行克振家聲適子有國家天下之責者故以此禮期之。又曰敬其名勉適子也賓客敬其名則備孝弟忠順之行以自敬者不容已矣。搜義曰志不外明德新民所謂彌綸天地紀綱四方是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士冠禮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筭纁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為冠身梳頭著纁畢賓洗手為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為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又受皮弁冠還為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嚴陵方氏慤曰以冠禮考之

非特冠彌尊而衣屨亦彌尊非特衣屨彌尊至于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餘論〕延平周氏諤曰皮弁天子視朝之皮弁也爵弁天子戎事之常弁也皮弁之色白白則喻其自潔而有所受常弁之色赤赤則天道下降于南方之色而喻其將出而與物酬酢也士之冠而用天子之弁服可乎先王欲重其禮雖士之微亦不嫌于與天子同服也。新安朱子曰此本無適子字加有成也在彌尊字下冠而下有已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蓋傳誦之譌也

季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母追上音年下多雷反呀况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委貌章服母追常所服以行道之冠

也疏云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或謂委貌為元冠也疏云

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元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

也疏云或謂委貌為元冠也若命以下孔氏穎達曰

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委安也言所以

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堆也

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鄭註冠禮記弁名出于槃槃大

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

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皮弁素積以

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嚴陵方氏慤曰皮弁

以白鹿皮為之素積以素為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

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襜幅為裳是矣服其服將以行

是道故每以道言之。華平周氏譔曰委貌章甫冔收

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

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

餘論馬氏希孟曰始加三加皆不同而**加再**之冠則三

王共之者其義各有所主也若其制則未之聞闕之可

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委貌一條論**加始**之冠周弁一條論

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在後言皮弁者以其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

案始加為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鄭于此何以云常所服乎又云或謂委貌為元冠則固冠禮三加後易服以見君大夫先生者而非始加之緇布冠無疑矣故由易服而推至于三加之冠由三加而推至于二加之冠次序益為顯然論語曰端章甫端儀禮所謂元端也章甫則此所章甫而賈疏曰元端始加之服易元冠以配元端易之云者不更有明證乎且始加之緇布冠示不忘古也夫既不忘古矣曷為三代異厥名并不得與皮弁

素積相沿也然則委貌章甫毋追蓋同為元冠而制特殊耳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

或改取也

疏云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

。孔氏

穎達曰前所明悉士禮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古者二句記者履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者言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延平周氏謂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

無冠禮而必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于士而已
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未造也。嚴陵方氏慤曰古
者諸侯無冠禮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為士父沒則
代為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沒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
用士禮故夏未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之有冠禮為未
冠而父沒者造之也。東滙陳氏澔曰諸侯大夫之冠
一如士禮行之下所謂無生而貴者也

辨正新安朱子曰引喪服之文見大夫而有兄殤又其
兄為大夫則不降服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
必五十乃為大夫也蓋其得為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

或已目變而過口家吾所究人言之川文不寺二十而

辨正內朱子此條全本賈氏說而書今逸賈氏而存

朱子似該各根抵或依集說採賈氏說或將此條
再為刪節的之

焉一冠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
服也然後謂之士此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
也男子二十而冠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
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已同于士禮矣未
冠而即位則既為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

無冠禮而必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于士而已
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嚴陵方氏慤曰古
者諸侯無冠禮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為士父沒則
代為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沒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
用士禮故夏末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之有冠禮為未
冠而父沒者造之也。東滙陳氏澔曰諸侯大夫之冠
一如士禮行之下所謂無生而貴者也

辨正新安朱子曰引喪服之文見大夫而有兄殤又其
兄為大夫則不降服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
必五十乃為大夫也蓋其得為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

或已因喪而冠如家語所說人君之例故不待二十而
冠也賈意當是如此然則亦為繼世為大夫者言耳非
謂以賢才而選者也。石林葉氏夢得曰自此至德之
殺也見于士冠禮之末其文前後相錯鄭氏以來不能
了故學者至今惑之此專為士冠禮而言諸侯天子無
焉一冠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
服也然後謂之士此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
也男子二十而冠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
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已同于士禮矣未
冠而即位則既為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

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為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為諸侯天子乎此禮之必不然者也。徐氏師曾曰古者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禮無天子諸侯大夫冠禮非逸也設不幸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阼不行冠禮故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

也周氏不考于禮乃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而引玉藻公符左傳冠頌以補之殊不知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王修德故因仍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以勗之爾安可以取補儀禮之逸乎

通論孔氏穎達曰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有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五等並依士禮冠子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元冕為四加也玉藻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註云始冠之冠是天子別有冠禮

案冠禮之無天子諸侯大夫之非逸也徐氏辨之矣經曰夏之末造則諸侯固宜無冠禮也孔氏必旁推遠引并及于天子以成其說斯亦考禮者所有事事第禮器以朱紘為管仲之僭禮則朱組纓固天子常服之冠未必如鄭所云始冠之冠耳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音試

正義鄭氏康成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者子孫常能法其德先父德行也以官爵人德之者殺言德益厚爵益尊也。孔

氏穎達曰繼世以立諸侯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講義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欲其修德以繼統之意也。說義曰天下必有德乃有位無有生而遂貴者也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有可貴之德有象賢之德有可官之德是未居其位也而安得有冠禮哉。徐氏師曾曰豈惟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蓋天子之元子其初亦士也天下無生而即貴之理必俟有德乃得有位故其冠但用士禮天子且然况諸侯之世子乎蓋諸侯之世子繼世得請于天

子而立為諸侯以其能法前人之賢行耳使其不賢則則不得立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諸侯世子之冠禮也然則諸侯之有冠禮非起于夏之末造而何哉諸侯且然况大夫之適子乎

〔案〕此一經總以明冠禮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義無生而即貴則所以責成人之德者有如此冠矣他說俱以繼世以立諸侯句謂明諸侯之有禮然曰象賢云者雖繼世猶必擇賢也此諸侯冠禮之所以為末造也文義甚明解者自惑耳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

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疏云案典命云其士雖及之

猶不謚耳疏云檀弓士之有誅自此始也今記時死則

謚之非禮也。延平周氏謂曰謚者行之迹故古者生

而有爵則死乃請謚于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

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于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

謚今也。說義曰有位者冠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

士之無位古無謚禮而今則有之變禮可勝言哉故曰

非古也知無謚則知無冠禮矣。徐氏師曾曰古者生

無大夫之爵死不得為謚以其德未成而無可述也故

其冠用士禮而無大夫之冠禮也

〔餘論〕新安朱子曰自繼世以立諸侯至死無謚此蓋老子不尚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民各推其賢者奉以為君沒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為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于中古乃在上者擇人任官而為之爵等此則德等殺不及上古之時矣乃至周而有謚法則生而有爵死又加謚此則又其殺也上古人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謚法故雖有爵而無謚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成伯璵外傳曰天子諸侯之元子死而無謚謂以士禮葬

故無謚也恭太子戾太子後世亂法也。徐氏師曾曰今按此文錯綜讀者苦于分理然大夫諸侯天子之辨井然有條古人文字多如此。中陰陸氏佃曰今記時死則謚之案檀弓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則作此記者魯莊之後人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政之要盡于禮之義此知其義所以治天下也。孔氏穎達曰此經

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于中說重禮之義也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禮之義理難以_安知其深遠故也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所以治天下也。馬氏希孟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為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意而其重猶在于意也先王為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東滙陳氏澔曰此總結前冠義以下。說義曰禮者治天下之具而所以治天下則禮_之義也

_通餘論橫渠張子曰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于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總_所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新安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禮具備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嚴陵方氏慤曰_{徑曰}鬯俎竒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所謂竒偶者其數也陰陽者其義也能守其義然後有以制禮能陳其數止可與行禮故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內故

難知然知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亦未免失其義焉又何以治天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正謂是矣。徐氏師曾曰此明義之效四十九篇之要此皆在手不獨祭也

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齊治均平分內事也天下無生而即貴知其義而敬守之矣冠者可不勉焉若其義蘊之深遠誠有如諸儒所推者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

不改故夫死不嫁

取音娶本又作娶遠皇于萬反別兵列及下及注皆同腆大典反信事側更反又如字注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目禮之義也

取于異姓謂同姓則多相褻也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直信二者所以教婦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孔氏穎達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胤生焉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義也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是也下唯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陵嚴方氏慤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于

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于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于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禮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馬氏希孟曰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與此同意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道其昏姻之情幣以將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道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于昏禮則尤甚焉故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為德然後可以事人也詩曰懿厥哲婦為臬為鳩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一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延平周氏謂曰昏之以禮而告之以信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不嫁

辨正說義曰按遠對近指女家言也陳註託于遠嫌之義非是欲其別故取于遠而遠不附則情無以通遠附而別厚故曰附遠厚別也

通論橫渠張子曰以義禮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正為無嗣祭祀之重猶可再娶雖再娶尚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介甫

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
娣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內事自卿大夫以
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不得已故也。彭氏纂圖註義
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豈復有再嫁之事或
問伊川曰孤孀貧無託可再嫁否曰只為後世怕寒餓
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餘論〕石林葉氏夢得曰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矣衛世子共伯蚤
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柏
舟詩以自見孔子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

得已而不得不嫁者君子亦通之也。山陰陸氏佃曰昏
義也而言昏禮男子制義禮婦人之事也易曰婦人貞
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至此序也論聖人重昏禮之事

〔案〕辭無不腆猶言善其辭令也如納采而云某有先人
之禮謙子而云某弗能教何其言之辭委婉可聽乎必謂
無稱不善以示無詐飾則夫幣聘之間凡言不腆者皆
相緣以偽也夫豈理也哉故其幣之誠辭之腆以重其
禮而達其意而已女之歸也其父命之曰敬母命之亦
曰敬庶母申之猶必曰敬夫敬以直內而欺妄之不作

是則所謂告之以直信也若區區以幣與夫將幣之辭以示之其為誠信也亦僅矣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迎魚敬反先米見反下及注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謂倡道也。馬氏希孟曰男子親迎而男先于女者剛先于柔之義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于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通論〕徐氏師曾曰親迎以明義則關於天地君臣之大此義之所以當重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摯音至本亦作摯

〔正義〕鄭氏康成曰摯所奠雁言不敢相褻也人倫有別則氣性醇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孔氏穎達曰章明也婿親迎入門而先奠雁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馬氏希孟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于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于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

別于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于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子萬物安皆起于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嚴陵方氏慤曰壻先奠雁乃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別之道表記曰無辭不相接

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正謂是矣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是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東滙陳氏澔曰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通論〕延平周氏諤曰始于男女有別而終至乎萬物安者非禮之妙孰能與此。說義曰義禮物皆屬彝倫俱根別來但義生是親親之殺自然本等分限至禮作方是以禮去隆殺他安則彝倫攸叙矣四然後字皆難辭

萬物凡兄弟朋友皆是

君臣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出乎大門而先如字絕句又悉遍反知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者車居前也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孔氏穎達曰昏禮婦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嚴陵方氏慤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

敬之也敬所以為義親所以為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馬氏希孟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遠之則怨故不可以不親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二女嬪于虞文王刑于寡妻此先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主于義故有帥所無所從婦主于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于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于此也婦者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于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

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東滙陳氏澔曰太王愛及
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于有天
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或
曰敬而親之便得天下禮與黃叔陽曰觀詩關雎大明
思齊等篇賢妃之助不為少矣記者之言非過也

通論 中陰陸氏佃曰壻親迎親御授綏咸卦是也出乎

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恒卦是也。盱江李氏

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夫從
也夫弱于外婦強于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
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故婦人于

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

餘論 延平周氏謂曰夫者以知帥人者也而大夫亦謂
之夫以知帥人之大者也然夫人亦謂之夫何也猶后妃
謂之后也蓋后乃命其夫人以下者而夫人乃帥其九
嬪以下者

案 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御車授綏外制致其儀由內盡其

心也大意與夫也者夫也同註謂已親之所以使之親

已淺鄙殊甚一說敬而親之親承御車敬承執贄義亦

可通要之禮之妙在敬與親而已親而不敬其失則流

敬而不親其失也離故由贄執之別而推之以收效于

父子親萬物安敬也而親矣由御車授綏而明之以衆著其男帥女女從夫親也而敬矣此所以小大由之而無弊也哉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元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孔氏穎達曰按士昏禮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齊戒自整勅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也妻

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內主也。嚴陵方氏慤曰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為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卑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同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褱衣是從夫之爵也大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是從夫之齒也。中陰陸氏佃曰鬼神陽陰神明明也神明之也者不可同于所安褻之甚也。說義曰元冕齊戒只

姻

是一個敬

〔通論〕馬氏希孟曰以祭之所重而用于昏姻婚之際則明其重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也。延平周氏謂曰婦人無爵而周官內宗則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則外女之有爵者何也內女之夫即王子弟而外女之夫即公卿大夫則其所謂有爵亦從夫之爵也

〔案〕上冠義及此昏禮解者多謂其不倫然詳細玩味文不必比附而義自然貫通蓋此篇大自在報本反始貴誠尚質而已故其叙冠義曰始加緇布曰天下無生而即貴而其叙昏禮曰萬世之始曰器用陶匏曰不樂不

賀記意昭然若揭此更曰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則信乎其義之專為祭祀發矣必欲舉此以歸昏義因舉冠以歸之冠義即亦可以其所叙祭典歸之祭義祭統等篇甚矣其固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盥音管饋其位及一本無婦盥饋三字餽音俊

〔正義〕鄭氏康成曰陶匏大古之禮器也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為家事之主也。孔氏穎達曰

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
人功所為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
也明日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
餽此示舅姑相思私之義降自阼階授之室者謂適婦
也婦餽餘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亦
示授室與婦之義也。嚴陵方氏慤曰盥謂盥手所以
致其潔饋謂特饋豚所以致其養以舅姑之尊而降自
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室而為之
主男以女為室故以室主之。說義曰陶匏器之始昏
禮夫婦之始不忘始也

筭音煩，盛黍粟器，具非筭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
姑婦執筭栗奠於舅席又執股修奠於姑席贊者醴
婦婦受醴畢舅姑共席于與婦盥饋特豚卒食一酌婦
即席餽姑之餘卒食姑酌之此士禮也。延平周氏譔
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于昏者尚禮之至也凡為人
子者居不處與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者以其有父在也
至於冠禮則冠于阼而昏禮又婦降自阼階何也先王
欲隆冠昏之禮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
人之序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猶代也。嚴陵方氏懋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吉**也以陰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娶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其羞。延平周氏謂曰冠必至于昏昏必至于代父者人之序也。以其序將至于代父則哀之可也。故不賀。

辨正說義曰不賀人子不忍或謂次序當然不必賀者非。

通論長樂陳氏祥道曰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樂作薛方氏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修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

案此節直從人心子中推出不樂不賀緣故幽陰之義嚴陵方氏解最為詳晰是所謂報本也。反始也。貴誠而尚質也。孔氏之說淺矣。亦姑存之。備一義爾。



